

林海音文集

生命的风铃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生命的风铃



责任编辑:曹洁

封面设计:梁珊

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:图字:11-1997-16号

林海音文集·生命的风铃

林海音 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2.125 插页 6 字数 256000 印数 0001—7000

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39-0993-3/I·913 定 价:16.50 元



林海音

(1987年)



◆ 林海音公公枝巢老人 70 整寿合摄于中山公园水榭。
这是这个大家族的最后合照，后排左一为林海音，中坐者是
枝巢老人，其右是大婆婆、左侧是二婆婆



◆ 访问日本女作家林芙美子
(1936年)



◆ 在美国访问女作家赛珍珠



◆ 与丈夫何凡（笔名）在一起（1994年）



◆ 回到出生时的大阪回生病院（1994年）



◆ 林海音那炯炯逼人的眼神令人难忘
(1977年)

自序：文字生涯半世纪

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
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。一瓢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。

我先引一段我所喜欢的歌谣如上。

看过得奖影片《城南旧事》的读者，可能会想到原书的作者我——林海音，现在傅光明先生要为我这套文集做一番选编整理工作，并且希望我把序文写得长一点儿。对于年长的作者想话旧论今，自然不至无话可说。先谈谈我的身世。我是由中国大陆移民台湾的第七代。父亲焕文先生生于书香之家，在汉学和民族意识熏陶下长大成人，却在师范学校接受日文教育，所以他是台湾日据时代的一位兼通中日文的知识分子。师范毕业后分发新埔公学校任教。台湾名作家吴浊流（以写抗日小说《亚细亚的孤儿》闻名）就是先父的学生。父亲本是广东蕉岭客家人，在台湾板桥娶了我的母亲黄爱珍女士。不久以后到日本经商，在大阪生下第一个孩子，取名“英子”，那就是我。

我五岁的时候，全家返回台湾，但是日人治下的“皇民”生活不好过，我家终于在先父的主张下移居北京。六年后，我的最小叔叔林炳文，果然因抗日被日人虐待死于大连监狱。父亲前往收尸后，回京不久，身心俱疲，肺病复发而逝。那时我

十三岁，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，跟着年轻的寡母，照顾四名弟、妹，在北京度着艰辛的岁月。

1934年我毕业于中国报业巨人成舍我先生创办的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后，即进入成先生的《世界日报》工作。在报社结识当时任编辑的国立北京师大毕业的夏承楹君，我俩于1939年结婚。随后长子祖焯，长女祖美及二女祖丽、三女祖葳陆续在北京和台湾出生。外子承楹笔名何凡，是专栏作家的一把好手，他的作品对我后来进入文艺界不无影响。我看到了在那个新旧交替时代的人生悲剧，尤其是中国女性的悲剧。

我写作的两个重点，是谈女性与“两地”（北京和台湾）的生活。台湾评论家叶石涛先生，曾说过这样的话：

林焕文的女儿英子，一生下来，就预卜着不平凡的生涯，她的宿命和遭遇，正好承继了上一代人的坎坷命运，而且有了圆满的解决。她是台湾两大族裔“福佬”和“客家”的结晶。她生在日本，长大成人于北京，而把生命的光辉投射于故乡台湾。上一代知识分子流离失所的哀愁，她尝过了；上一代人觅求较佳生活的意愿，为未完成的理想而奋斗，皆在她的身上得到美满的终结和收获。

英子幼年时模糊地知道，她的故乡在那遥远的阳光普照的台湾，但故乡不再是她心灵生活的寄托和憧憬；她茫茫地知道，她并非土生土长的北平人，且无法描画出故乡明确的轮廓。

1939年，英子在北京和作家何凡结婚，直到1948年她才回到光复不久且一无所知的故乡台湾。那时她已经29岁，且有了三个孩子，是夏家的第六个儿媳妇。我们的长子夏祖焯（笔名夏烈）是个工程师，但也写小说并且得奖。有人问我，有

这样一个儿子薪传，感觉如何？走相同的道路，是不是很巧妙的安排？我想我和夏烈在创作的路线上完全不同，他自称得到父母的遗传，但是很明显地并未受到影响，因为在文学创作上，打小我们从未鼓励他。夏烈是个纯男性作家，在写作素材上，大量地采用了战争，社会竞争，政治倾轧，民族意识等激烈题材，而我的作品则可以说是纯女性化，以女性的悲剧为重要写作素材。

我和五四新文化运动，几乎同时来到这世间，我看到了在那个旧时代转成新时代一幕幕的悲剧，尤其是中国女性的悲剧。

写到这里，窗外天色已渐泛白。为了写这篇序文，我翻看旧资料、剪报、照片、信件。前尘往事，一一浮现在眼前，许多人已作古，许多事已经有了新的景象，新的诠释。一个时代结束了，另一个时代又来临了。从十二岁丧父那天开始，我童稚的心灵就隐隐约约觉察到人生无常，现实生活的残酷，我必须要在寡母和年幼弟妹中间，面对现实的人生、宿命的可怕力量。

从这些领悟人生的多端变化中，我逐渐孕育作家的气质，而与生俱来的生命力和想象力驱使我走上作家之路。

1997年

目 录

自序 1

·生命的风铃·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郁达夫之死 | 3 |
| 女子弄文诚可喜 | 7 |
| 宜兰街上一少年 | 10 |
| 故乡一日 | 13 |
| 悼钟理和先生 | 20 |
| 文华阁剪发记 | 26 |
| 我父亲在新埔那段儿 | 35 |
| 海淀姑娘顺子 | 41 |
| 冬生娘仔 | 60 |
| 同情与爱 | 63 |
| 旧时三女子 | 66 |
| 甘地和纺车 | 76 |
| 遥念蝴蝶 | 79 |
| 念远方的沉樱 | 83 |
| 闲情寂寂景萧条 | 88 |
| “野女孩”和“严肃先生” | 100 |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略记吾师金秉英 | 105 |
| 亮丽且温柔 | 107 |
| 南十字星下的讯息 | 112 |
| 我所知道的桂文亚 | 115 |
| 婆婆的晨妆 | 121 |
| 英子对英子 | 125 |
| 敬老四题 | 131 |
| 永无止境的崇敬心情 | 142 |

•落入满天霞•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读传杂记 | 147 |
| 在惠风下的人 | 157 |
| 《草堂随笔》 | 161 |
| 《城南旧事》代序 | 164 |
| 冬阳·童年·骆驼队 | 169 |
| 重读《旧京琐记》 | 172 |
| 模特儿“二姑娘”访问记 | 178 |
| 一生儿爱好是天然 | 186 |
| 《烛芯》后记 | 189 |
| 关于许地山 | 191 |
| 谈老舍及其文体 | 198 |
| 沈从文和他的作品 | 203 |
| 吉铮——其人其事 | 208 |
| 周记中的谎言 | 217 |
| 记六月 | 219 |

目 录 3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我的采访学及其他 | 224 |
| 亲情·友情·爱情 | 232 |
| 豆腐颂 | 238 |
| 夜读《追忆西班牙》 | 244 |
| 读《沉情》 | 248 |
| 成长的轨迹 | 253 |
| 在儿歌声中长大 | 258 |
| 童心愚喙 | 263 |
| 听歌有感 | 265 |
| 林芙美子和《放浪记》 | 268 |
| 观《北京故事》随想 | 271 |
| 我喜欢“小人儿书” | 276 |
| “雅舍”的主人 | 278 |
| 略记梁实秋先生的几封信 | 281 |
| 《袋鼠跳跃的大地》 | 288 |
| 《大世纪观变集》 | 291 |
| 《践踏缤纷的落花》 | 294 |
| 《无梦庵流水账》 | 296 |
| 《他使我爱上了飞行》 | 299 |
| 《我的报童梦》 | 301 |
| 《蝶梦片片》 | 303 |
| 《音乐和我》 | 305 |
| 《神圣的象》 | 307 |
| 《读书随笔》 | 309 |
| 《郑成功和荷兰人在台湾的最后一战及换文缔和》 | 312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有趣的小妇人》和《山中旧事》 | 315 |
| 《歌谣周刊》 | 317 |
| 《如玉》 | 322 |
| 《咱们公开来偷听》 | 324 |
| 《吃鱼健脑》 | 327 |
| 《健康长寿不是梦》和《要长寿还要健康》 | 330 |
| 《正确用药手册》 | 332 |
| 《古韵》 | 334 |
| 《落入满天霞——白杨传》 | 338 |
| 《小英雄与老邮差》 | 342 |
| 《小驼背》 | 344 |
| 《贝贝流浪记》 | 347 |
| 《丰子恺文集》 | 351 |
| 《孔府内宅轶事》 | 354 |
| 《黄河十四走》 | 357 |
| 《养生三百忌》 | 360 |
| 《熟语趣话》 | 362 |
| 《梦之谷奇遇》 | 368 |
| 《我的写作历程》 | 373 |

生命的风铃

郁达夫之死

二十年代初，有几个在日本读书的中国青年，他们虽然不完全是攻读文学的，但对于文学有着热烈的爱好，所以集合几个同志组织了一个研究文学的团体，这里面有郭沫若、郁达夫、田汉、张资平、成仿吾等人，他们后来都成了我国文坛上的作家，这个团体就是有名的“创造社”。但是我们今日再看一看这几位作家：郭沫若远走香港，前些时并且听说他已经到佳木斯去了；郁达夫于日本投降后在新加坡失踪，他的死竟像传奇一样被人们传谈着；田汉的桃色纠纷一直闹到台湾来，是人所共知的；张资平这位多角恋爱作家竟因为失足伪职，而抱恨终身，走到哪里也刷洗不清；成仿吾早就做了××大学的校长。三十年了，他们不再是青年，而“创造社”也在文坛历史上无形地结束了它的生命。这里面唯一死去的是郁达夫，他一生尝尽了颠沛、贫困、病痛、失恋的滋味。人们常说“写故事的人，他本身往往就是一个故事”。

看郁达夫作品的人，常常觉得他是一个颓废派，他越是烦恼的时候，越会自暴自弃，酗酒，女人，样样都来的。据说有一次暨南大学打算聘郁达夫为教授，竟被当时的教育部长一棒子打下来，说郁某人生活浪漫不足为人师表云云。实在讲起来，郁达夫是一个有着“自我暴露”的病态的人，他的暴露往往超出限度，郭沫若说他这种暴露自己是为了发泄他在文学上